

刘虔 庞俭克 编选

精短散文200题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精短散文200题

刘虔 庞俭克 编选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625 插页2 字数288,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 1—5,170册 精 330册

ISBN 7—5407—0974—2/I·688

定价：平 5.10元

精 9.15元

话 说 短 文(代序)

冰 心

也许是我的精、气、神都不足吧，不但自己写不出长的东西，我读一本刊物时，也总是先挑短的看，不论是小说、散文或是其他的文学形式，最后才看长的。

我总觉得，凡是为非倾吐不可而写的作品，都是充满了真情实感的。反之，只是为写作而写作，如上之，为应付编辑朋友，下之，为多拿稿费，这类文章大都是尽量地往长里写，结果是即便有一点点的感情，也被冲洗到水分太多、淡而无味的地步。

当由一个人物，一桩事迹，一幅画面而发生的真情实感，向你袭来的时候，它就像一根扎到你心尖上的长针，一阵卷到你面前的怒潮，你只能用最真切、最简练的文字，才能描画出你心尖上的那一阵剧痛和你面前的那一霎惊惶！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有写短文的文学传统的。那部包括上下数千年的《古文观止》，“上起东周，下迄明末，共选辑文章220篇”，有几篇是长的？如杜牧的《阿房宫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等等，哪一篇不是短而充满了真情实感？今人的巴金的《随感录》，不也是一个实例吗？

1988年1月30日晨

(1988.2.14.)

※加括号的日期系发表时间，下同。

目 录

- | | |
|-------------------|--------------------|
| 话说短文(代序) | 别有滋味在心头 |
|冰 心(1) |程东安(31) |
| 霞.....冰 心(1) | 老家那面墙.....张晏斌(34) |
| 月轮高.....贾宝泉(2) | 炊烟消逝的时候 |
| 蓝色夜光杯.....黄锦萍(5) |武 华(37) |
| 月有阴阳圆缺.....侯滁生(7) | 发射场一日(八章).....(40) |
| 徜徉在月辉里.....严春生(9) | 一页日记王海鸽(40) |
| 月夜，夜莺声声 | 山之骄程步涛(41) |
|史小溪(11) | 那牛绕着白云的绿峡谷 |
| 今夕故国月更明 |卢晓渤(42) |
|王英琦(13) | 我骄傲乔 良(43) |
| 炒米胡同里面看夕阳 | 这样说.....何晓鲁(44) |
|迟子建(16) | 壮美的永恒 |
| 夜，静悄悄.....张梅珍(19) |叶 鹏(45) |
| 初 夏.....周雅麟(21) | 明天，我们不看 |
| 黄昏，徘徊街头的 |燕 燕(46) |
| 老人.....马及时(23) | 凝固的瞬间 |
| 我的黄昏.....戴竹帛(24) |金 辉(48) |
| 乡镇小酒店的夜晚 | 病榻呓语.....冰 心(50) |
|刘 虚(26) | 埃菲尔铁塔沉思 |
| 重返佃户村.....章永顺(28) |张抗抗(51) |

-
- | | | |
|---------------|---------------|----------|
| 大地书页（三章） | 门 | 贾平凹（109） |
|楼肇明（54） | 她的复活 | 姜德明（112） |
| 大地书页（二章） | 乳名 | 刘礼大（114） |
|楼肇明（57） | 少年 | 老愚（116） |
| 初冬，在名桥 | 风景 | 贾平凹（118） |
| 李佩芝（61） | 十分钟的人生 | 刘虔（121） |
| 安塞腰鼓 | 晚岁 | 高深（123） |
| 刘成章（64） | 车辚辚 | 王立纯（125） |
| 《思想者》的洗礼（外一章） | 盼你魂兮归来 | 周纲（128） |
|程麻（66） | 妈妈，你听到了吗 | |
| 犁铧，耕耘着宫阙 |刘锦（131） | |
|雷抒雁（69） | 吻吻阿爸 | 艾菲（133） |
| 荒原上的太阳 | 永恒 | 葛海霞（135） |
| 戴定南（71） | 这时我一人在家 | |
| 贝多芬之魂属于人 |张琳（137） | |
| 类 | 缺憾 | 峻峰（139） |
| 赵鑫珊 周玉明（73） | 纯白的病房 | 田亚杰（142） |
| 飞翔的蝉声 | 魂 | 马光复（144） |
| 徐鲁（75） | 伴读 | 许长文（146） |
| 风筝梦 | 让我们再看你一眼 | |
| 徐振武（78） |张秀枫（149） | |
| 谒黄花岗 | 贺坪峡印象 | |
| 庞俭克（81） |梅洁（153） | |
| 人情似纸 | 沉重的青石板 | 翟倩（156） |
| 刘心武（84） | 不朽 | 徐柏容（159） |
| 窗外，有一只风筝 | 山峁 | 刘成章（161） |
|彭雁华（86） | 山 | 临青（163） |
| 淡紫色的思念 | 山巅（外一篇） | |
| 李汉平（88） |韩青（165） | |
| 遗憾的启悟 | | |
| 刘啸（90） | | |
| 墙祭 | | |
| 杨闻宇（92） | | |
| 农人 | | |
| 吕锦华（94） | | |
| 瞬间 | | |
| 熊述隆（96） | | |
| 沙发 | | |
| 高洪波（98） | | |
| 光阴 | | |
| 赵丽宏（101） | | |
| 窗外那片树林 | | |
| 石英（103） | | |
| 谁也没有注意她 | | |
|徐剑铭（106） | | |

-
- | | |
|-------------------|-------------------|
| 五溪烟水下三湘 | 在黄河畔……… 卞卡(217) |
| 缪俊杰(168) | 流凌……… 和谷(220) |
| 湘西武陵源随感 王必胜(171) | 古运河断思……… 刘增山(222) |
| 路边石……… 刘章(174) | 塔河情……… 吕锦华(224) |
| 木化石·玛瑙石 | 去看一条河……… 何扬(227) |
| 张际会(176) | 美的呼唤……… 那家伦(229) |
| 石头魂……… 唐漠金(178) | 我寻找楠溪的精灵 |
| 石雕的遐想……… 孙文涛(180) | 鲁娃(232) |
| 魂萦兴安岭(外一章) | 千岛湖短歌……… 马力(235) |
| 厉彦林(182) | 水与人……… 尧山壁(237) |
| 沐浴阳光的世界屋脊 | 龙潭飞瀑……… 李秀娟(240) |
| 达多·平杰(184) | 木头鱼……… 沈世豪(242) |
| 他山也有情……… 冯君莉(186) | 那流也流不尽的雪 |
| 岱崮山之梦……… 郭保林(188) | 花水……… 忆敏(244) |
| 通往海螺沟冰川的路 | 在水一方……… 周明(246) |
| 何启治(191) | 新桥……… 丁月(249) |
| 珠峰下,那一片寂 | 伞语……… 许淇(251) |
| 静的墓地……… 夏林(194) | 走过雨巷……… 彭长兴(253) |
| 心在草原……… 张目(197) | 雨的四重奏……… 陈益(255) |
| 火山岛……… 临青(199) | |
| 哦,大海……… 高国平(202) | 青藤书屋小记…公刘(257) |
| 防城港之恋……… 庞俭克(205) | 记一次服装表演 |
| 我的短歌在滩涂 | 王安忆(259) |
| 苏叶(207) | 煤黑子舞步……… 和谷(261) |
| 海滩的笑声(三章) | 买菜乐……… 姚成友(263) |
| 赵伟(210) | 小巷卖油声……… 陈四长(265) |
| 在大海边……… 俞慧(212) | 她从故乡来……… 李侃(268) |
| 黄河,你在说什么 | 一间房……… 哲中(270) |
| 李佩芝(214) | 在我家门前……… 姜丽莉(272) |
| | 柳兰……… 贾宝泉(274) |

绿衣·马飙(外一章)	记一棵树的倒下
..... 郑 玲(276) 张 克(292)
朱 鹮..... 周 涛(280)	春草(外一章)
那一片绿色的森林 朱述新(294)
..... 廖静仁(283)	芳草青青..... 刘白羽(296)
野 艾..... 史小溪(286)	呼唤心灵的开放与丰沛
绿色的眼泪..... 张惠芳(288)	——选编者后语..... (298)
乌柏树(外一章)	
..... 管用和(290)	

霞

冰 心

四十年代初期，我在重庆郊外歌乐山闲居的时候，曾看到英文《读者文摘》上，有个很使我惊心的句子，是：

May there be enough clouds in your life to make a beautiful sunset.

我在一篇短文里曾把它译成：“愿你的生命中有够多的云翳，来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其实，这个 sunset 应当译成“落照”或“落霞”。

霞，是我的老朋友了！我童年在海边、在山上，她是我最熟悉最美丽的小伙伴。她每早每晚都在光明中和我说“早上好”或“明天见”。但我直到几十年以后，才体会到：云彩更多，霞光才愈美丽。从云翳中外露的霞光，才是璀璨多彩的。

生命中不是只有快乐，也不是只有痛苦，快乐和痛苦是相生相成，互相衬托的。

快乐是一抹微云，痛苦是压城的乌云，这不同的云彩，在你生命的天边重叠着，在“夕阳无限好”的时候，就给你造成一个美丽的黄昏。

一个生命到了“只是近黄昏”的时节，落霞也许会使人留恋，惆怅。但人类的生命是永不止息的。地球不停地绕着太阳自转。

东方不亮西方亮，我窗前的晚霞，正向美国东岸的慰冰湖上走去

.....

月 轮 高

贾宝泉

为了看日出，向晚即登山。

盘桓在与山势一同起伏的山道上，忽儿陡直攀高，忽儿陡直低降，以致方才的劳苦登高被抵消殆尽。然而，这正如沧海的每次落潮都是下一次涨潮的起始，云雀的每次俯飞正是它要直拔青霄前简洁的小序一样，大趋势却是升高了。终于，车子开进了半山腰的一家客舍。

饶有兴味地用过了晚饭，便去客房歇息。歇息不久，便觉得十分没有了意思。自己原本是久住大城市的，人涌车踅，你闯我挤，市声昼夜无间，思静若渴；而在这初夜的深山腰里，寂静得宽如混沌的太古，偶尔的一点风声，鸟鸣，天籁地籁的微吟，又被玻璃窗结结实实地关在了外面。人被淹没在浓浓的孤独里，心也不舒，气也不畅，方悟出自己本是凡夫俗子，红尘中人，与仙家并无些许缘分，本性注定了要在人世间劳顿终生。寂寞无聊难忍，便摇醒了睡得正酣的一道上山来的两位年轻人，三个人猫着腰，高抬腿，鹤伏鹭行一般，静悄悄溜出了客舍，始舒气伸腰，挽袖挥拳，接着便向东山头摸去。

夜气如水，密不透风，将人无孔不入地裹围起来。人在黑夜中蹒跚，恍若挣扎在幽幽海底，彼此见不着人影。三人只得以拍手为联络信号，跌跌撞撞向前摸了一段路，头上忽然罩下密密挤挤的星光来。于是大家几乎同时长嘘了一口气，先是确认了方才是在密林中夜行，接着又确认了当下是立身在一块不大的空地上。

抬头望，纤尘不染的天空缀满大大小小的星星，宛如万千流苏维系的水银珠。他们不分大小，既无自卑，也无自傲，更不曾相互遮

蔽，各各流放着清辉。我不禁为自己过去在繁华胜地居住时，夜晚每每注目于艳冶的霓虹和喷泉折射的七色辉光，竟全然不记得了星辰的辉耀，而深深地自惭自责了。一会儿，那空中的小星儿又渐次隐去了，灿亮的大星变小了；正不知天宇上发生了何种变故，却见东山头右侧探出一张皎好的眉脸来。

这是月。秋岚氤氲中的山间月，金瓯尚缺的上弦月，遍施恩德于海内外儿女的慈母月，不管人多人少、有人无人一样忠于职守的公仆月。月光似有暖意。它所君临的地方，夜气立时就被蒸发干了，天上地上满世界都是光亮亮、鲜灵灵的，像给贴上了一层银箔。而今夜的月，自然是照例来经天巡地、朗照乾坤的，可它是否也为着与山林和旅人亲昵呢？我面前的这株躯干高拔、巨冠如云的古树，这株与黄帝庙中由轩辕氏亲手植育的古柏一般无二的古树，当是最能体察上弦月的深心了，最能切准上弦月的脉搏了，最能把握上弦月的走向了。它虬枝如龙，云盖迎展，远远地去迎接上弦月的照临；它轻声哼一支温柔的摇篮曲，又呼唤来山际的雄风，请风把这古老的心曲送给月儿；它积登着在峰仞间游漾的云岚，再用这些天然的净纱拭去上弦月久积的征尘；它还高扬着枝干，要把月儿再上送一程。那月儿也是最能体察古树深心的了，她把更清亮的辉光泼泻下来，这使古树又想起它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于是，它周身散发出水银色光焰，它对着月的明镜梳理云鬓，它轻摇翠冠，朦胧中也就是迎风甩散着如云的秀发了。那月儿看得痴情看得心热，更不禁淌下欣喜的泪，这些泪珠化作了满山满野清凉的风露。

上弦月在上升，然而她的升高也如她的诞生一样，都是静默的，悄然的，不事声张的，何曾想到要人们提前赶来伫候观仰；她既要升高，又要复圆尚缺的金瓯，还一刻不停地把亮丽的辉光送达世间，这种心血与力量的付出，定然是十分巨大的了，而她却一向独立支持，庄重自强，何曾低眉折腰乞助于他人？她的襟怀又最是坦荡磊落，最是能剖肝沥胆的，即使在最辉煌的时分也展露自己的斑影，让世人看个分明；她又极是宽容大度，从不因为自己辉亮夺目而拒绝熹微，在她所莅临的空际，天上群星竞彩，地上流萤戏飞，无边世界呈现一派富

丽宁馨庄严的祥和气象。我过去从来都是认定自己来到世间数十年，自然少不了望月，踏月，梦月，觅月，不谓不知月。而今夜在这静谧的山中，静谧的林间，不只用眼睛看，也凭心灵去感应，方悟出对月的知与识甚少。我愈发怅恨自己的浅薄了。怅恨中也复萌了些许的喜悦——我不是已经开始有了小知小识的么？

久久地凝望着渐高渐圆的上弦月，我深深地想着我的古老积弱而又青春勃动的祖国。

我还推想，在我们大家共同厮守的这个星球上，在这个清朗的秋夜，一定有许许多多从黄帝庙走出的人们和那些不是从黄帝庙走出的人们，都在瞩望着这轮上弦月，默祝她更高地上升，更快地复圆。

心中喜悦，自然就好梦盈夜。当夜，我梦见上弦月圆整如金瓯，她正在更高的位置上朗照着浩茫无极的宇宙。我的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指着圆月询问我上一个世纪的情况，我禁不住热泪流淌，情感难抑地讲着当年上弦月是怎样艰难地，然而是极有信心地上升和复圆……

一觉醒来，竟已是日上三竿了。三个人都是有违了登山的初志。我们原本是来观仰海内外渴慕的奇景——泰山日出的。但是，当我们说起昨夜的身游与神游，便没有了悔意。

（1987.10.4.）

蓝色夜光杯

黄锦萍

月光投下我变形的身影，美丽多么有限。把自己浓缩进一盒胶卷，让那一双渴望的眼睛慢慢冲洗。

黑白或是彩色已经不太重要。黑白是情，彩色也是情。沙沙作响的树叶摇醒昔日的困惑，那一条路宽了，这一扇窗闭了。

发愣的指尖再也不敢按下快门，都说按一张少一张，都说过了黄昏，就会陷进黎明前的黑暗。黑暗那样怕人，因而上帝塑造了男人的臂膀，全方位护住爱的幽灵。

二

和你相遇简直是一种误会。心与心交融时双方都已经失明。海洋风着陆失去了跑道，白色塔尖成了追踪的目标。

花边手绢围起方形记忆，情趣呼喊着冲出旋涡。弯弯的悬念总是写在明天的日历上，从星期始至星期末。

面对一棵棵小草，你的隐私将如何向大地袒露？你这样轻松地戴上面具，完成你孩童时留下的遗憾。你的梦总是半圆半缺，我的梦却永远只完成一半。一半登上天堂，一半坠入悬崖。没有丈量过，悬崖到天堂的距离，究竟有多长？

三

我的悲哀从不写在脸上。

哦，母亲，诞生我时你不曾流泪，而女儿的泪腺又是这般发达。

注视你花白的经历，我是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呀，你疲惫的眼神阻止了
我心的诉说……

或许，美是悲哀，丑是悲哀，多情更是一种悲哀。

(1989.7.4.)

月有阴阳圆缺

侯滁生

每次回故乡滁州，照例要去儿时的伙伴家坐坐。这次一进门，意外地碰上了一件大喜事：他那个被抓去台湾当兵四十年，早被认为不在人世的父亲，突然回来了。然而，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伯，晚到了一步，他的妻，我那伙伴的母亲，已在去年辞世了。

晚上，几杯酒下肚，似勾起老伯无限感慨。饭后他执意要我陪他去琅琊山走走。

一轮明月，高挂在山颠之上，万物沐浴在溶溶的光晕里。置身其中，便宛如在似幻若梦的仙境。四周很静。除了秋蝉的低鸣，清风的拂弄，似乎没有了生命的存在。

走上通往琅琊山的小径，月光透过高大的树冠洒下来，光的斑点凝注在一棵碗口粗的树干上。树下，正有一对情人相依相偎，沉浸在浓郁的恋情中。看到有人走来，他们极不情愿地相拥着离开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抚着这已长高的树，老伯的眼中湿润了。就是这小路旁，就是这棵树下，四十年过去，他与妻子留在这里的爱的梦幻，由遥远的记忆中，重又梳拢出清晰的轮廓。然而，故地重温，毕竟已物是人非了。想来，妻子坟前的小草，也该有一尺高了吧？在她弥留之际，还会忆起这棵小树，忆起那个洒满月光的夜晚么？

老伯默然。我也默然。

弯过不远处的山角，便有流水声传来。我忽然记起了欧阳修《醉翁亭记》中的“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那些名句。

酿泉涌出来，沿曲曲弯弯的山凹流去，就成了小溪。月光下，那

溪水晶莹透亮，泛着点点光波，一路轻盈宛转地唱着，向山下流去。

老伯用颤抖的双手，捧起酿泉水，久久凝视着。那清泉，沿着指缝溢出来，又回到小溪的怀抱。

看到我注视的目光，老伯便说起了与妻同游酿泉的一段往事。那时候，她还是个小姑娘。看到酿泉，捧起酿泉水，她激动地大喊：

“啊！真好！你看，我捉住了！捉住了！”那时候，大概她认为，自己已将幸福、希望、青春、爱情，统统捧在那双小手里了吧。可又谁知，几十年过去，一水之隔的海峡两岸，让人咫尺天涯，望眼欲穿呢？那时候，她怎知道，捉到手里的，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呢？

过了酿泉，迎面一座由高墙环绕的幽雅庭院，横在眼前，这就是醉翁亭了。进院门，向左转，便见林立的碑刻。岁月的风风雨雨，人世的苍桑变故，早已将那碑刻，剥蚀得满目疮痍，千疮百孔了。由此可见，世上的万物，本没有永存的。唯有对祖国、对故乡的思念，因为它铭刻在游子的心中，才会魂牵梦萦，久存不败。

坐在“醉翁”曾歇过的石凳上，蒙着园人的盛意，取一杯清香的滁菊茶，以茶代酒，以景代菜，我们便尝到了醉翁的乐趣。

猛低头，一条由石上开出的小沟映入眼帘。沟中泉水匆匆，七环八绕，犹如猜不透的迷津。相传，“醉翁”曾以水传杯，与友畅谈，如游戏人生。由此，我忽然想到，老伯这一生，不也正如这千回百转、迷离难测的一景么？

下山的路上，抬头看，那一轮明月，已升上中天。遗憾的是，那月不是满月，缺了一块儿。不过，我相信，那月终会圆的，这一天不会太远。

（1989.9.28.）

徜徉在月辉里

严春生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嗜好：只要是晴夜，一有闲暇，总爱踽踽独行于野地里或空旷处，翘首赏月。

世上不爱月的人可能不多，我想。有诗云：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芸芸众生所喜观月者，也是心态各异：诗人吟月，雅人赏月，闲人玩月，失意人叹月，痴情人则拜月……即便如一介凡夫的我，也禁不住要在清辉月色之中仰视一番。这，绝不是庸人自扰，亦非故作多情，实在是这如水似银的月华最撩人心弦，最令人神往那深邃邈远的苍穹。

沐浴在月辉里，思绪就会神游于人间天上、星辰宇宙之间。我一直崇尚天文学和地质学，总以为这两门科学最能开阔人的视野，拓展人的胸怀，从而使人类思维的触角向两端延伸，生发出那种遥望宇宙、瞰察地幔、跨越历史的欣悦与超脱。

伫望在月辉里，会有一种探索哲学底蕴的朦胧意识。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诗人诺瓦利斯对哲学下了不同凡响的定义：“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都市里的人们居住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街市上，常年呼吸着污染了的空气……总有一种企图摆脱喧嚣的意念，甚至会从心灵深处滋出某种茫然的情绪，恨不能立即置身于山川田园、荒野静僻处，去拥抱大自然。但这对于都市的人来说，并不是随时能够如愿的。只有当你夜阑人静，仰首观月，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去寻觅意绪的返朴归真时，或许不失为难得的补偿。我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的享受。

遐想在月辉里，将平素那些庸碌无聊的宠辱得失排遣殆尽，就会突然觉得天与地、人与月溶融亲和，世间一切污秽、残缺、晦涩，包括自己那颗多少也沾附了世俗尘埃的心，好像已被那水银般的月辉所浸润而得以净化，隐隐地觉得胸襟坦荡了许多，而心眼里又酿就了什么似的，倍感舒畅……

徜徉在月辉里，难道仅仅是闲情逸致使然么？

(1989.6.28.)